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, atmospheric scene.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on a dark, rocky outcrop in the foreground, looking out over a vast, dark landscape. In the background, a jagged, white mountain range is silhouetted against a dark, purple-hued sky.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adventurous.

# 通往极地

龚巧明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BH45/10

I217.2  
312

# 通往极地

龚巧明 著

重庆出版社

B

526924

责任编辑 陈榕  
封面设计 徐赞兴  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龚巧明 著  
通往极地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\*  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 插页3 字数 255 千  
1988年 6 月第一版 1988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 1—1,100

\*  
ISBN 7-5366-0611-7/I·131  
定价: 2.85元



作者与爱女在一起

## 龚巧明小传

龚巧明，女，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（后为西藏分会）会员。1948年4月24日生于湖南长沙，幼年随父母到四川成都定居。高中未毕业，逢“文化大革命”，1969年到农村插队落户，1972年回城当小学教师，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。

1982年毕业后，自愿去西藏工作，先后担任《西藏文学》小说编辑、小说组组长。1985年9月26日，在外出采访途中因车祸不幸遇难，时年37岁。

龚巧明自196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曾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多篇。部分作品被选入《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》、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》以及《争鸣作品选》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出自四川一位青年女作家之手。其作品不仅以女性的温馨、柔情、婉约和细腻见长，更以思想锐敏、个性强烈、情感浓郁和文笔优美叩人心扉。

小说《思念你，桦林》曾以大胆涉猎爱情题材禁区而蜚声文坛。散文《那雪，像白色的火焰》记叙作者进藏途中所见所思，将对人生的反思揉入雄险神奇的雪原高地之中。色彩斑斓，想象丰富，极有艺术魅力。电影文学剧本《通往极地》描写一群奋斗在世界第三极的地质工作者，落墨于爱情与事业之矛盾造成的极为猛烈的心灵冲撞，读来为之动容。几篇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，倾注了作者的一片真情和爱心。

作者自愿去西藏工作，不幸殉职，年仅37岁。我们将她的遗作选编出版，以志纪念，以飨读者。

# 目 录

思念你，桦林（小说） .....	（ 1 ）
第二乐章：希望（小说） .....	（ 26 ）
柳絮不再飘飞（小说） .....	（ 44 ）
长长国境线（小说） .....	（ 62 ）

那雪，像白色的火焰（散文） .....	（ 69 ）
石缝小草（散文） .....	（ 99 ）
拉萨河畔有家农户（散文） .....	（ 110 ）

## 光电之歌

——记刘允中同志（报告文学） .....	（ 118 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## 建设者，我为你们而歌唱

——葛洲坝人物访问记（报告文学） .....	（ 137 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## 把她比作米兰

——记演员王馥荔（报告文学）	
----------------	--

..... (155)

他，留在了这片土壤中（报告文学）

..... (175)

无声的旋律无字的歌

——一位藏族音乐指挥的故事

（报告文学）..... (201)

不灭的虹（报告文学）..... (236)

这片绿色的土地（报告文学）..... (254)

普通人（系列报告文学之一）..... (272)

通往极地（电影文学剧本）..... (275)

#### 附录

雪域之光..... (367)

她走在永恒的路上..... (400)

痛忆我的朋友龚巧明..... (403)



## 思念你，桦林

5月25日

那幅画稿终于完成了，晚上八点离开波洛林场，回金花林场。杨老师要小王送我，我怎么也不要，辛苦了几天，我想让他们休息一下，同时，我想一个人走夜路，静静的，多好。

这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夏日之夜，四周静极了，太阳的亲吻给森林带来了深深的幽思，它在沉静地梦幻着白天的恋情，白桦林在沙沙地低语，它们在诉说些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一阵阵饱含着杉树、松油馥郁香味的风，顽皮地从林间窜出来，抚弄着我的衣角和头发。我像梦游一样，在那条灰白的林间公路上走着，心里漾溢着一种恬静的欢悦。

在九道拐上，我突然发现半坡上有个人正在急急地往上走，那人个子高高的，很魁梧。是谁？我的心咚咚猛跳，头皮发麻，腿都软了，想往回走，但这不合我的习惯。我不愿意让对方发现我的胆怯，于是硬着头皮往下走。我掂了掂手里的画箱，有一定份量，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就把它砸

到那人头上。

决心一下，我就直冲冲地往下走。越来越近，相隔有三、四米的时候，那人说话了：“秦老师。”

我确实吓了一跳，镇定下来，发现他是卢建平。

“走累了吧？”他说着，伸出手来，要接我的画箱。我没有给他，客气地说：“晚上好，小卢，这么晚了，到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随便走走。”

随便一走就到十里外来了，有这种事吗？我没有言语，暗暗对他怀了点戒心，但事已如此，有什么办法？只好横下一条心，跟他一起走。

“画好了？”他问道。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为啥一个人走夜路？太冒险了。”

“习惯。”

他似乎不知说什么好，沉默了。

下了坡，是一长截平坦的公路，他和我平行，保持一段距离，无言地走着。鞋踩在碎石子公路上，发出“轧轧”的响声。我脑海里老盘旋着这么个问题：“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他是二工段的工人，样子十分引人注目，个子高高大大，很健美，不是那种轻浮的外表美，而是深沉的。任何一双经过素描训练的眼睛，不可能不注意到他。到林场不久，男同学们很快和他混熟了，可是他们请他做模特儿，他怎么

也不愿意，杨老师去说了两次，他也婉言谢绝了。他平时显得开朗随和，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件小事上，竟如此固执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到伐木场写生。推土机在斜坡上轰隆隆地开来开去，平整堆原木的场地，向上走，油锯发出动人心魄的尖叫声，一棵巨大的云杉嘎嘎作响，顺着坡沉重地倒下来。

小王指给我：“秦倩，你快看！”

我看到了卢建平，他正把油锯杀进一棵粗大的云杉树干，他脱了上衣，穿一件深蓝色的背心，显出身上紧张结实、训练有素的肌肉。金灿灿的阳光穿透墨绿色的云杉枝，把斑斓的光片撒在他身上，泛着油亮的古铜色的光。他工作的时候，态度很沉着，动作很敏捷，使人感到他身上积蓄着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。

“画！”小王显得有点激动，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也打开画夹，另外选择了一个角度，画了几张速写。正准备画第五张，一抬头，看见他用一块白毛巾揩着汗，朝我走来。我这才发现，太阳已经西斜，推土机停止了轰鸣，油锯也没有响了，工人正三三两两地往山下走。我有点慌乱，因为这是没经过他同意的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，把画好的几张递给他，说：“画得不好，请你提提意见。”

他一张张仔细地看了，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笑了笑，还给我：“我不太懂。”

大概我显得有点尴尬，他看出来，补了一句：“你的画，线条很粗犷、潇洒，我喜欢这种风格。不过……”

我等着他往下说，可他不再说了。我喜欢干干脆脆，不喜欢吞吞吐吐的，实在不说，就算了。

就是这个卢建平，现在走在我旁边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显得很不自在，我打破了沉默：“小卢，你是重庆人吧？”

“是，你好像也是？”

“现在家在重庆，籍贯是江苏。”

“你哪一年进美院的？”

“我是七七级的。”

他轻轻地、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望着前方，不再说话了。

一轮明亮的、淡黄色的月亮静静地从黑黝黝的山背后升起来，森林被一层银灰色的轻纱蒙住了，白桦树圆圆的小叶片镀上了银亮亮的光，在轻柔的山风中悄悄颤动着。

## 7月29日

进入了创作，场部把工会办公室给我作了画室。工人们下班经过，总要进来看看，如果发现画上的人像他们中的某一个，就相互开上一阵玩笑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捶你一拳。

今天中午，人们来看了一阵，走了，卢建平还没走，我用刀修着背景，没回头，说：“小卢，请你提点意见。”

好一阵没声音，我回过头，只见他沉思地注视着画，想着什么。我等他说话。

“还是不错的。”他说。

显然是应付的话，不坦率，我不喜欢这种态度。我耐着性子说：“我经得起意见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别的没啥，我只觉得，画的这几个工人没有自己的性格，都一个样，有点……”

“你直说好了。”

“有点，有点样板戏味道。”

我好像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，他说的这一点，恰恰是我最忌讳的。一瞬间，一种冲动使我真想用小刀几下把画划破。当然不能那样做，我一动也不动，听他说完。

“你可能对林场工人不够了解，把他们当成一种简单的人，他们走南闯北，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见识。你可能认为他们没文化，不，他们内心世界是相当丰富的。你看他们整天嘻嘻哈哈，无忧无虑，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痛苦、困难，只不过他们不爱说，不像你们知识分子。他们是不向命运低头的……”

我默默听着，心里翻腾得厉害，要一个正处于创作热情中的人否定自己的作品是很困难的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有一定道理。

他停住了，看了看我：“影响你画画了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懂。”

“不，哪里，谢谢你。”我嘴上说着客气话，心里很乱。“我再想想。”

他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这个青年工人很不一般，看来，他看过不少书，想过不少问题。

8月1日

杨老师他们都回金花来了。杨老师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他怕我出事，给场部打了电话，是小卢接的。我明白了，卢建平那天晚上是特意来接我的。

晚饭后，在我所喜爱的桦林小道上散步，遇上小卢，互相招呼后，我说：“小卢，谢谢你那天接我。”

他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我又说：“前天你给我的画提意见，提得很对。”

他说：“我完全是外行，说了不作数的。”

“要作数，我已经决定重画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扭过头看我，眼里闪过一种异样的光。

我第一次这样仔细地注意他的脸部。他脸上的线条刚硬、清晰，眼睛又黑又深。目光是明朗、专注的，这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定、胸怀坦白、性格开朗的人。但在那双明朗的眼睛后面，似乎深深隐藏着别的什么，只有经历过痛苦磨练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眼神。我还注意到，他右边脸颊靠耳根的地方，有一道伤疤，这使他脸部线条有一点不和谐。我突然觉得，他可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

“小卢，你家在重庆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
“南岸。你呢？”

“北碚。你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都在，教书的。”

“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停在一棵赤桦树下，下意识地抬起手，剥着身旁一棵赤桦的树皮。

我看出他有点难过，有意改变了话题：“他们说桦树皮可以写信。”

“可以。还可以保存很久。”他把剥下的一小块树皮递给我。

“真好看，”我仔细看着，赞叹起来，“这种天然的深红色，还有这么精巧的花纹，任何画笔都难以模仿出来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他低声问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秦老师……”

我打断他：“别这么叫，我叫秦倩。”

“秦……，你唱歌很好听，这儿的工人都喜欢听。”

“好听吗？像牛叫一样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可我心里一阵隐隐作痛，我想起了另一件事，早已被忘怀，被埋葬的往事。

8月7日

他常来找我，跟我讲森林里的生活，讲各种动物的趣闻和森林的神话传说，讲得最多的，还是林场工人，讲他们的经历、性格、家庭，从他那里，我学到不少东西，对创作很有帮助。不过我发现，他很少谈到他自己。

我喜欢听他讲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开始有点怕见他了，我对他讲话特别客气，这是为了彼此不要太接近。但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他，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他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。

多少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……

我觉得浑身早已冷却的血又沸腾起来了。我常常被一些莫名的情感激动着，对四周的一切，又像很久以前那样，感觉特别灵敏。对金光晃眼的阳光，对欢腾流淌的小河，对雾气缭绕的树林，对细枝上跳来跳去的小鸟，都有一种特别新鲜亲切的感情，我把这全部热情都倾注到创作中。几年来，我的创作精力从没这样充沛，从没画得这么顺心。

今天到桦林中写生，该吃饭了还不想回去。这时正是林中光线最好的时候，一道道光束从树缝间泻下来，桦林里浮着一片绿莹莹的光，小白桦白嫩的树干被甜蜜的汁液胀得鼓鼓的，密密的叶片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，一棵棵桦树在我眼前都活了，好像一个个束白裙、披绿纱的苗条姑娘。林子深处，一条清亮亮的小溪涓涓地从高原柳树丛中流过。

我专心专意地画着，突然听见身后树枝响动，不知什么预感告诉我，这是他来了。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他。

“你好，小卢。”我尽力用平静的口气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局促地站在一棵桦树下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地看着我：“我想，看你画画。”

我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看吧。”可是感到似乎没劲，很难再画下去了。又舍不得这光线，不想走。



他在我身后站了一阵，说：“你还没有吃饭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去给你拿。”

“不用了。我马上回去。”我放下画笔，想收拾东西，可画上的油彩还没干，不好拿，我顿时手脚无措。

“我就来。”说着他已经消失在桦林后面。

他走了，我如释重负，重新坐下画画。但这时，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集中心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来了，大概走得急，气喘吁吁的，提了一口生铁鼎锅，还有一个塑料网袋，杂七杂八不知装了些什么。

“这么复杂，把整个厨房都抬来了。”我说。

他笑笑：“上午我们几个抓了不少鱼，给你留了一点，你一直没回来。”他放下了东西，很干练地砍了几根树枝，剔着小枝丫，说：“你画你的，别管我。”

我说：“我好意思白吃吗？”走到他脚下，解开网袋，里面有一个塑料袋，装了几条鱼，还有姜、花椒什么的，另一个塑料袋里装了两个馒头。

他说：“我给你做鱼汤。”

我隐约记起，有一次在食堂吃饭，我说过喜欢吃鱼汤，他当时在场。

“我去剖鱼。有刀吗？”我说。

“你别弄这些，”他急忙说，“等我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就是喜欢弄这些。”